

城市隨想—— 城市文學節2011開幕暨座談會

日期：2011年4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

嘉賓：林沛理先生、黃子平教授、張大春先生、許知遠先生、章詒和女士、
張誦聖教授、焦桐教授、葉輝先生、廖偉棠先生、閻連科先生、劉紹
銘教授、鄭愁予教授

主持：鄭培凱教授



鄭培凱

主持：

這次城市文學節的主題是「城市·山海」。香港是很熱鬧的城市，但所處的大環境卻是山海交錯，很美的自然環境，所以有許多自然跟人文、科技、環保的議題。今天請各位講者，談他們的寫作經驗、生活感觸，或一些特別的生活經驗。

黃子平：

謝謝培凱。我原來以為山和海中間是有點的，現在發現山海是連在一起。我馬上想起那部偉大的經典《山海經》。《山海經》是一個神話，是

住在中原、中土的人，那些沒見過山和海的人，去想像東邊西邊南邊那些虛擬的山和海。這些山和海基本上都是神仙住的地方。神仙住的是崑崙啊，峨嵋啊，高不可攀的山；要不就是海上的仙山，蓬萊啊那些，都不是我們居住的周圍這些平常的山，是神話的山和神話的海。

如果把那麼遙遠的一個經典引到我們這個文學節當下的話，山和海對於我好像也是一種神話般的存在，不是很真實。因為我每天主要就在地下鐵裡面鑽，對於香港的想像，基本上就是地鐵裡面那幾條五顏六色的線，是扭曲的空間分布。

但是反過來看，如果山和海對我來講是一種虛假擬像的話，其實城市也是。這個城市雖然我們每天都在接觸它，但有太多不能整合的碎片。不像以前我們可以在一個村子裡坐下，看山看水看門口那棵樹，看身邊的那塊石頭——那是一個能夠整合的、完整的，進到你的心裡頭去的。但是在城市裡，紛至沓來的碎片消失得很快，不能凝聚，也不能停留，所以它是一種神話般的存在。

這兩樣加起來，你會發現這次的文學節的主題特別「文學」。因為它要靠想像來把握。如此的虛擬，如此的不真實，這就是文學要幹的事兒。

這次我讀散文組的作品，也能讀出這種感覺。就是說，這些年輕作者生活在這樣一個感覺紛亂的城市裡頭，努力捕捉……有些是小時候的印象，山和海呀；有的甚至不是小時候的印象，是父母告訴他的印象；有時候是自己在都市行走，騎著摩托車去送pizza，這麼一種pizza boy的都市行走路線，以速度比較快的視覺感受都市。這些作品實現了文學節的企圖，就是用文字去捕捉很可能已經捕捉不住的那些東西。



林沛理：

無論是城市所構成的人為環境，還是山海所構成的大自然環境，其實評論所講的就是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。所謂城市，可以說是對大自然的一種逃避。就是英文所講的at the mercy of nature。城市可以抗衡大自然。無論外面的天氣如何，我們都可以在時代廣場或圓方「血拼」。城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對大自然的一種報復。但是，從最近許多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，其實城市在大自然面前有時候是不堪一擊的，無論是海嘯、地震。但有趣的是，作為一個評論人，看到城市人在一瞬間被提醒：大自然不僅存在，而且會對人類造成影響。只是，城市人對大自然的回應很多時候是軟弱的。因為我們太少接觸大自然了。

張愛玲說過很多城市人第一次並不是接觸真正的愛情，而是接觸愛情小說。很多時候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回應都是二手的，經驗也是二手的。我聽有人說過，他在電視新聞或YouTube上看到日本海嘯所造成的破壞後，說這也沒有很厲害嘛，沒有《明日之後》來得厲害。確實是的，因為許多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大自然威力其實是電影的畫面，而電影有能力製造奇觀，所以自然地我們會把一些天然的現象、天然的災禍當成奇觀來看待。評論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要怎樣才能把人已經對自然麻木的反應重新發掘出來。我留意到在地震、海嘯之後，寫作的需要特別強烈，因為可以宣洩我們的感情。在這麼無助的時候，把某些東西寫出來，好像變得不會那麼徬徨無助。

但以前有句話是這樣說的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種族清洗之後，不應該再寫詩，因為任何的藝術創作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該件事情的美化。然而，我留意到這次日本海嘯之後，有很多回應文章，甚至評論文章，都有一種無助感縈繞著，都不能釐清自己的感受。你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文學或文字的無能為力。所謂「大悲無語」可能這就是這個意思。文字如何能讓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更加親近呢？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另外一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城市。城市對許多人來講是他們最重要的環境，甚至唯一的環境。很多評論的主題正是講城市人與城市的關係。構成香港這個城市環境有幾個很重要的部分。第一個就是所謂自由市場。市場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，而這個環境對於城市人、香港人的影響是不下於土地、天氣對於農夫的影響。我們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了農業社會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，然而在資本主義、自由市場之下，我們受制於市場、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程度也不下於農夫。這其實是很可憐的。

現在很多人講地產霸權，卻很少人講家，他們成天開口閉口講的就是樓市，這反映了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一個環境，而這個環境變到怎樣的一個程度。我覺得評論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，是首先要把人與環境的關係說清楚。究竟人在甚麼程度上、甚麼範圍內、甚麼意義上是受制於我們的環境？諷刺的是，城市與大自然同是作為一個環境，卻有本質上的不同——城市是人為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們是受制於環境，是環境的受害者，那為甚麼我們會成為這個我們有份創造的環境的受害者呢？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性格上、基因裡面流著自我懲罰的血液？又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這些所謂人為的環境，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我們創造的呢？我們有多大的權力可以改變這個城市去作為我們生活的環

境？這可能牽涉到整個政治制度，甚至所謂公民社會意義等。

我覺得評論可以說是一個永恆的工作。而評論人有個責任：在人與環境的鬥爭上，首先要採取一個立場。你的立場是甚麼？你是不自覺地站在環境的立場上，還是你站在一個普通人的立場上？即使是香港這麼一個扭曲的生活環境，都有它自己的勝利者與失敗者。在一個不公義的環境裡，不代表你不可以受惠於這樣的環境。所以，寫作評論其實是一種道德的抉擇，基於你站在哪一邊。

其實，人與環境的鬥爭不是必然的，人可以尋求與環境和諧共處。只不過當環境扭曲到一個地步時，你可能先要去改變環境，才能講求和諧。簡單來講，對於環境的敏感——無論是大自然環境，還是城市環境——是所有寫評論的一個先決條件。



章詒和

章詒和：

在大眾文化和傳媒文化覆蓋全社會的情況下，生活走向審美，藝術走向消亡，文學已經邊緣化。這個是共識，不是我首創，所以我覺得台上的寫者、聽者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、藝術逐漸消亡和邊緣化的情況下，能夠熱愛、堅持，我深為欣慰。中國的文學和藝術離沉沒已然不遠，所以我參與這個座談會有一種悲壯感。這是我講的第一點。

第二點，為甚麼要搞文學和藝術？最主要是他想說，他有表達，因為他是人。如果他有人生體驗，如果他對這種人生有認識的話，他一定

會表達。表達的方式不一樣，跟他的個性相關。我覺得艾未未被指責為罪犯以前，他首先是個藝術家。我今天看到《文匯報》指責他是罪犯，還沒有審判以前就指責他是罪犯，頗為不解。但是，我知道艾未未首先是藝術家，你從他那裡可以找到破壞性，找到反抗性，但這一切是藝術的。

我覺得在中國大陸能堅持獨立寫作，頗為不易。在這個台上有兩個人，一個叫章詒和，一個叫閻連科，我們的書都是一再被查禁。我就覺得香港同學和非大陸作家能夠從事自由的寫作，機會極其難得。



廖偉棠

廖偉棠：

有一些國內的朋友來香港玩，我會帶他們去香港一些奇怪的地方，令他們大吃一驚。原來他們印象中的香港都是高樓林立，資本高度發達，他們完全想不到有另一個香港藏在這後面，而且佔地面積的比例還相當大。好像到了那裡，你才發現甚麼在香港才是真正的力量，在背後撐著這個香港，成為香港，而不是說那種資本運作令香港具體化。

但是，同時我也會思考香港文學裡面，包括已經成形的香港文學，還有一些年輕作者或者同學們的作品，對香港的城市和山水之間的處理。現時這是一種割裂的情況，兩者各自為政。就跟香港的藝術一樣，香港的藝術，比如所謂沙龍攝影，都是拍香港所謂美、溫情的一面；另外，批判性的那種寫實攝影，就只會看到香港城市高度發達的東西。但是很少共同去處理這兩個題目。

下面我從兩點談談自己在創作上的體會。前幾年，我寫了一本詩集叫作《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》。裡面我想去處理：我們所習慣的城市人、城市中心的視覺和非城市中心的視覺，在香港能怎麼呈現？好像在香港已經不存在非城市中心的視覺了。那假如我們從山海的角度、自然的角度來看我們這個香港，或者說來看我們香港人在這個城市所追逐的一切，然後從中呈現出來的虛無或者超越會是怎麼樣的呢？所以，我寫了一組詩叫《島嶼記》，寫香港的各種離島。香港是由很多很多島組成的。島在香港被稱為離島，就存在這種分離的狀況。我們說香港的時候，好像都沒有想到香港還有大嶼山、南丫島、長洲。但在這上面的香港，又是另一個話語系統在香港。我這一組詩的最後一首詩叫《香港島的未來史》，這首詩我就嘗試用一種很極端的方法，書寫香港的未來。我先寫到一百年後的香港、一千年後的香港，越來越誇張，越來越大，寫到一萬年以後，甚至是一百萬年以後的香港會怎樣。當然人和我們現在所驕傲的一切文明建設等可能真的完全消亡掉。這也是我一直想處理的主題：沒有人的歷史會怎麼樣。如果我們縱觀整個地球的歷史來說，人的歷史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。人慢慢退出了香港這個舞台，這時候我們怎麼面對文明的所謂光榮、恥辱、勝利、失敗？

另外一點，我們面對香港這樣一個社會，要書寫山水，畢竟要帶一種批判性，批判的山水。我們在香港書寫山水、接觸山水時，必然有一種尷尬，就是山水的變質、山海的變質。我們在報紙、新聞上，接觸最多山和海這兩個字，往往是在房地產版——這個樓是山景，這個樓是海景。

也許香港作者擁有比中國、台灣或者某些外國作者更大的優勢，因為我們一出生就身處於這種尷尬、矛盾之中。我們作為此地人怎樣去寫



此地的尷尬，這是一種挑戰。如果寫好了，完全是一種很獨特的東西。

尤其在詩歌上面來說是這樣子。因為對於詩，我們向來有一種詩情畫意的先入為主概念，詩歌一定要寫美景、詩意的東西。甚麼是詩意？我們先入為主，定義山山水水就是詩意。那在屏風樓的夾縫裡看到山水，是不是一種詩意？如果它也是一種詩意，我們怎麼處理這種詩意？

另外最後講一點。我們在大學經常提到一種環保主義的寫作，環保主義的寫作在美國開始盛行，當整個世界、第三世界國家都在追趕寫這種東西時，我們要注意兩點。一是我們還是要保持著那種對抗性，另外是在對抗性之中，樹立你作為一個作家、一個詩人的自立性。……我覺得在災難的啟發之中，我們就更加認識到人的卑微的這一面，我們把這種東西書寫出來，反而能夠獲得真正的力量，就是大自然它所挾帶的力量。



劉紹銘：

感謝上一輩人對小孩的教誨：「開卷有益」。這個卷，古時候就是古書，但現在廣義來講，也可以說是電腦，你一打開電腦就甚麼也能找到。報紙也算是一種卷，當然還有我們的書本。另外就是報紙，現在的報紙利用各種手段吸引讀者去買。如果用一幢屋子去比喻的話，一樓可能是教堂，二樓是賭馬的information centre，三樓可能是戲

院，甚麼都有。今天報紙不講求甚麼書面語，我們要自己去分辨。在我當大學生時，讀報紙真是一個一個字讀，即使有甚麼事情都先不管，看一

個、兩個小時才放回。我覺得一個字一個字讀才可以領略當中的意思，可是現在的報紙很難讀。例如當讀到「走寶」時，我就會想「走寶」是甚麼意思？

我覺得，一個人怎樣讀書，絕對跟他的興趣、環境有直接關係。在香港，人人都想著股票、房子，假如你跟別人談「城市山海」，他們或會想這個人真沒趣。我在六十歲以前不在香港，可能就這樣養成讀書的習慣。很抱歉，我並不是說在香港不能讀書，努力可為嘛。



許知遠

許知遠：

昨晚到香港，我瘋狂地上YouTube，因為國內禁止上嘛。我想到三十幾年前，內地人偷偷游過深圳河到香港，尋找一種生活的可能性，這幾年是國內年輕孕婦到香港生孩子，然後有我們這些人到香港上YouTube。不管是上一代還是我們這一代，都對生活中的可能性有一種追求。我想這也是最初我們會寫作的原因。

我這次從北京來，我想在某程度上，北京過去十幾年變成一種鋒利的狀態，它和香港之間新的對比的關係，和台灣之間、和整個世界之間新的對比關係，也體會出一種奇妙感受。我每次離開北京時，都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。但我同時覺得，當我在別的國家生活時，比如台灣，會感到他們有某種無根感、無聊感，因為他們的角色問題在上一代人時已經解決了，現在這一代或者會抗議，但政治的革命時代已經過去，他們覺得這種生活非常平面化，甚至承受不了。這個時候，我想：能否通過對中國重新的想像，給自己無聊生活一種解脫或一種啟發？

張大春：

我每次來香港，都有新的心得。今年有一個新感受，因為我帶著一個問題而來。由於今年剛好是辛亥革命後台灣建國一百年，我發現一百多年前，香港是一個甚麼人如果搗亂完就跑來的地方。就像電影《十月圍城》內，男演員張涵予演的孫中山，他跑到香港來，對革命作了重大的影響。有些人會以香港作為一個跳板，跳去美國、新加坡。我就感覺到香港在一個動亂之中，是一個避難所或庇護所。一個城市該發生的它都發生了，譬如說革命。除革命之外，我覺得應該還有憤怒和不滿吧，或者反控制，這是新時代的形容詞。

我對香港曾經是避難所，感到無比好奇。我產生一個新的想法：那些躲過來的人，在等著回去之前，他們會如何定義那個處境？我不知道過去有沒有人談過作為庇護所的香港，我相信一定有，那麼如果這一代的年輕人希望活在庇護所內，或者想改變一下這個庇護所的狀況，也許是孤獨的行動。



葉輝

葉輝：

我們在說「城市是甚麼」的時候，首先我想起前幾天走進書店看到的一本書，黑白封面，有一個人用倒轉的方法去看一個完全顛倒的世界，這個人告訴我們，當我們去批評城市，或當我們在說甚麼是城市的時候，首先便要考慮一個問題：甚麼是人？因為大家都在說城市是人為的、人造的地方，有人實踐、規管的聚居地。我小時候，十分留意半山下的一些小木屋、棚屋，我就住筲箕灣半山一個石屋，後面有一個涼台，在這個涼台望出去，可看到山腳的電車路，再望遠

一些還可以望到海。後來，大人告訴我從前是沒有電車路的，我們住山邊，再往下便是海。

我想起童年的時候在筲箕灣的山上住，記憶之中，筲箕灣只有兩種聲音，一種是爆石聲，一種是船塢拉鐘的聲音。通常在中午飯之前有鑼鼓聲，通知大家盡快入屋，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避，整個山頭就這樣爆開了成為平地，將石頭搬去海邊來用填海。

海的聲音就是船塢，現在的太古城以前叫作太古船塢，每日船塢的鐘聲通知整個筲箕灣的主婦，是時候開飯了。這兩種聲音我會說是城市初期的聲音，有船廠、爆石的工場、石礦場，出現的聲音令我們知道那裡曾經有一座山，有一個海。

九龍城是我見過變遷最大的地方。香港第一代用白話寫作的作家侶倫，他的《向水屋筆語》和早期的散文讓我們知道九龍城究竟是怎樣的。「向水屋」三個字是徐悲鴻先生為侶倫題的，它在獅子石道後面，現在需要經過一段太子道，再經過一個已填海的機場後，才看見海，但當時屋外已見到水。

九龍城還有個宋皇臺，因為舊機場而被爆破了，但有一個石頭刻了「宋皇臺」。侶倫先生提到獅子石道曾聚合了一些文藝青年喝紅茶。以前的人到冰室不是飲冰，反而是去喝紅茶。現在這樣的景觀已消失了，九龍城寨，整個寨都沒有了。作為香港這國際城市標誌的啟德機場都沒有了。由九龍城寨一直流去海的河流也沒有了。

香港有很多離島，很多離島不知不覺間被大島收編了，例如土瓜灣旁，本來有一個叫海心廟的小島，因為距離很近，後來和土瓜灣相連

了。我們現在的那個機場本來是一個叫赤鱘角的小島，又被大嶼山收編了。偏離城市中心的小島是不用被收編的，例如東坪洲。說得遠了，我只能說，香港的船街要再過很多條街道才到達海邊，假如我們重新去認識地名本身的涵意，便可知道香港原本的歷史。

五十年代劉以鬯先生編的《五十年代小說選》提出一個香港文學特質，就是難民文學，因為大量的難民擁入香港。段義孚——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認為這種叫「逃避主義」，或稱「逃逸主義」，把香港當作為「棲息的梯子」，你可以爬高幾級，亦可以爬低，你只不過在梯子找一個最合適的位置，最適合去表達你自己的處境的位置，無論有多高或低。



張誦聖：

我在學校教書三十年，每年都有一門教寫作的科目。我從來沒有寫小說，四十年前上大學，我曾寫過兩篇交作業的小說，這是我唯一的寫作經驗。

四十年來沒有創作，但我研究的是文學。把文字這行為作為研究對象，某程度上與作家把日常生活作為對象有點相似。

以前學生站在宿舍門口看報紙，跟現代按一下電腦便得到資訊比較，現在是多麼的先進。「生活走向審美，藝術走向消亡。」我非常同意，在這樣的資訊情況下，把人類表達、記錄作了革命性的改變後，藝術範疇還能像以前一樣嗎？我是懷疑的。



焦桐

焦桐：

第一次參加城市文學節，非常新奇的閱讀經驗。我發現同學的聲音跟大陸、台灣的聲音不一樣，有很大特色。我覺得很高興，香港年輕人一出發就有自己的聲音。

大概在十年前，我開始研究飲食文化，慢慢發現大家希望我是一位美食家。我寫的飲食書好像賣得不錯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我猛然發覺來香港幾次，我好像用味覺來記憶城市，而不是用視覺，譬如說多年後，我可能忘記香港有怎樣的藝術表演，我曾經在大學開過的課程，幾乎忘了澳門有多少個博物館，忘記澳門的賽車，可是我卻清楚記得澳門的燒鴨，清楚記得中環的絲襪奶茶，記得香港和澳門一些傳統的菜市場，記得澳門的木糠布丁、魔鬼大蝦等。我好像都記得這些東西。



閻連科

閻連科：

少年時期，每天作的夢很滑稽，就是作夢和毛澤東下象棋，毛澤東下輸了。少年時期還有一個夢想，就是非常嚮往城市。城市對我來說，不是具體位置上的一個城市，它是一個階層，一個文化，是美好的天堂。少年最大的夢想，是到城裡去吃飽肚子，討一個城市的媳婦。我想城市給我非常複雜的感情。

在一九八九年時，我到北京讀書。比北京大的城市，國際上有很多，為甚麼沒去，是因為年齡大了，言語不行，如果我會講各種語言，會講十個單字的話，我會憤然離開那個地方，到外國去。

城市對我來，它絕對不是一個具體位置上的東西，是非常複雜的文化象徵，我非常恐懼城市，因為她讓我回憶起青少年時生活的那個鄉村。小時候家門口有一條河，我吃飯的時候，天特別熱，就端出飯來，把雙腳泡在河裡，現在那河早就消失掉了。我回去的時候，人們也不把我當成當年的那個閻連科：「你能不能讓孩子到好的學校啊？……能不能讓孩子當兵？」要不就是說孩子被判刑了，「你能不能說一說，讓它少判一點」。原來你不再是原來那個人，人看你也不一樣了，你也回不到那個地方去。

我非常恐懼回到鄉村去，確實也回不去了。……最後還是逃避到文學中比較好，文學相對比較安靜，可是文學不是你想寫甚麼就可以寫甚麼，唉，你可能想寫甚麼就不讓你寫甚麼，像章詒和老師這一種情況。……我想我的情況好一點，我可以混到人民大街去，想寫就寫，我對現在的狀態非常滿意。



鄭愁子

鄭愁子：

對寫詩的人來說，「城市和山海」是非常好的題目，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。對一個寫詩的人，不但可以談理論，也可以用這題目創作。古希臘如果沒有城市，雅典不會有荷馬。一萬多行的詩，如果不在城市裡，誰來聽呢？

我在這次比賽選的三首詩，都和山海有關係，一首詩講他幾十年前，從大陸偷渡來到香港，經過幾十年以後住在大樓裡面，腦子裡想的還是家鄉那個老柵子，給我感覺這不是詩人個人的經驗，但它有移情作用，用想像力，想像一個當年錯過了山和海的人。詩人把山海寫得很美，用綠代表山，用藍代表海，其中兩首詩都有同樣的意象。

現代的詩人寫的大概是城市的詩。美國紐約詩派和舊金山詩派，詩人和藝術家走在一起，差不多每晚很多小酒館都有詩朗誦，去聽和去朗誦的人都要交費，非常有意義，都是城市的詩，細說城市的細致。